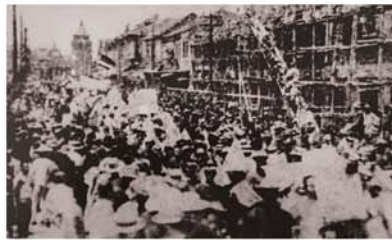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青岛主权。



五卅运动后，青岛爱国大游行。



接收青岛时的商会驻地，右上角为隋石卿。(摘自《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



隋仁增 (隋龙珠提供)

他的结局

被逼任伪职 装疯变真“疯”

“敝人以樗栎庸才谬蒙诸公盛意公推，担会长，适值接受青岛事繁责重，尸位二载，殊觉疚心，且鄙人年来病体孱弱，从公无力……鄙人自任会长以来，奉职无状，深负农商之委托，愧无成绩之可言。近来贱恙加剧，不得不请假調理。伏恳允准，不胜感激之至。隋石卿谨启”(《关于请辞商会会长职位的函》1927年9月14日)

一封辞职信看出了隋石卿的不舍和无奈，此时，他的境遇已经非常艰难。

1927年，毕澄澄奉张德昌的命令，率部抵抗北伐军溃败，是年4月4日，被张宗昌“骗到”济南枪毙，“隋石卿深受受到株连，曾躲到牟平县自置的昆仑山无缘寺暂避”。

清静的日子在日军1938年第二次侵占青岛后被打破了。日本人要抓隋石卿的消息传来，隋石卿连忙躲到了威海。日本侵略者根本没打算放过这个人才，他们想让隋石卿担任维持会会长或伪青州市市长，几次三番恩威并施地去找他，隋石卿为了应付敌人，装疯卖傻，“后来竟弄假成真被逼成了痴呆，日本人只好作罢，隋石卿后来回到青岛，这时他已心力衰竭，不久便病故”，享年59岁。

隋石卿是真的痴了，还是不愿意醒来，我们如今已经不得而知。

在隋焕新(隋义增之孙)他们的记忆里，老一辈人们告诉他们的是“老爷爷是被日本人逼死的”。

半岛记者联系上了隋石卿在北京的孙女隋龙珠大夫，她告诉半岛记者，凡是认识爷爷的人，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爷爷真的是个好人”。隋大夫出生在北京，没有见过爷爷，父亲隋仁增(1912年~1984年)早年在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部学医，毕业后去日本九州国立大学医学部眼科进修。1938年任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住院医师。因为读书不多，所以隋石卿非常重视四子(隋贤增、隋德增、隋仁增、隋义增)和两女(隋玉佩、隋玉清)的教育，鼓励他们读书，隋仁增后来成了有名的眼科专家。

“珍珠港事件后，北京协和医院被占，1942年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姐姐(隋雪珠)来到了青岛开设眼科诊所”。他们一家住在了隋石卿位于热河路14号的三层小楼里，外表华丽的小楼，给隋龙珠的印象是潮湿阴暗。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隋仁增在安徽路18号买了一处小楼，“当时楼前杂草丛生，后来建成了老舍公园”。住在这里方便隋龙珠就读圣功小学和二中，她的三个妹妹(隋侯珠、隋宝珠、隋福星)也都出生在青岛。

1956年，隋仁增被调回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眼科主任(1958年任上海铁道医学院眼科主任。1963年任青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隋龙珠也跟着去了北京念大学。“爷爷知道父亲不是做生意的料，所以没有要求他参与经商。父亲也专注于医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过他对我们要求严格，从不让我们披散着头发，也不让我们照镜子，也从不带我们逛街买衣服”。父亲给他们讲爷爷的故事很少，对于这些女儿们的最大影响是她们都“子承父业”，在医学岗位上工作直至退休，只有隋侯珠遗憾与医生擦肩而过，后来重新学英文，在合肥的一所中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

对于隋龙珠和隋焕新他们来说，先辈隋石卿是位踏实的爱国者，他们也是如此告诉下一代的，隋焕新的女儿隋材瑞如今就读于中国海洋大学，她在中学时就曾写过高祖的爱国故事。

虽然隋石卿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丰厚的财富，但他践行着实业救国、守着做人的底线精神，一直影响着隋家后人。

他的举措

解纠纷于实业两不误

“敝会前为对德战事直接损失，恳请政府请以青岛没收德国公产拨抵，以资救济青市民……兹于三月十四日特开青市民对德损失大会，到会者八百余人，一致公推李涟溪、隋石卿、傅炳昭三人为赴京请愿代表，以期达到青岛商民对德损失必以德国公产偿还之目的”。(1924年，青岛市档案馆关于赔偿日德战争青商民损失的函)

这是隋石卿作为会长，为商会谋利益的举措之一，日德战争在青岛的土地上爆发，使得商人和百姓损失巨大，甚至民不聊生。于是，他们赶赴北京，面见张作霖。在隋石卿给宋雨亭的信函中，他提到：“自津来京，住花园饭店，今午后谒张统帅，述说德日战争青埠商民所遭损失”。此事最终因为军阀混战，只得不了了之。但隋石卿的行为，得到了商家们的赞许。

隋石卿创办了不少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在担任会长之前，就曾与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一起出资帮助因战乱险些停办的礼贤书院，将书院改造为礼贤甲种商

业学校，培养人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国收回青岛后，青岛盐务部门将国家“胶澳盐场”标售给扬州帮商人丁敬臣，让私人垄断青岛的盐业，很快，丁敬臣成立永裕盐业公司。这一举动直接损害了大量盐民的利益，他们自发成立“胶澳民户盐田联合会”，包围盐务公署要求撤标，并捣毁永裕公司，打伤了丁敬臣。

隋石卿代表商会资助盐民，并帮助他们诉讼，这些行为被一些人看成是与丁敬臣作对抢生意，于是就有消息称，因为丁敬臣中标，隋石卿没有捞到好处，所以才“鼓动”盐民暴动闹事。

虽然商人之间的行为都有利益作祟，但在青岛总商会发给“洛阳吴巡阅使”(即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的函电(1924年1月21日)中，解释了事情的经过：“青岛盐民之暴动纯由隋石卿鼓动而起等语”是诬蔑，因为风潮发生时隋会长正在北京，因为盐潮关系到当地盐户数万人生命财产，商会也曾劝阻他们，但是事件双方争执不下。商会查证，散布隋石卿鼓动谣言的是“济南省议会议员孙毓培发出”的，他“本

禽兽，名誉云何？”

言辞不但犀利，更处处渗透着威胁，隋石卿慌忙回信解释，可以看出他谁也不想得罪。

作为会长，隋石卿分内的任务当然是处理纠纷，仅1923年，商会纠纷就达到近90件，每月至少需要处理7件，而隋石卿更清楚的是，商场离不开政坛。所以他必须跟政客、军阀们搞好关系。“隋石卿为了工商业的生存不得不请客、送礼、行贿，他在迎来送往中，也学会了应酬策略”。

1925年，军阀张宗昌来青巡视，隋石卿号召多位商人代表宴请了他，市面传闻花了“七八千元之多”，要知道隋石卿购买华昌铁工厂才用了三千元。对此青岛商会不得不又发出了一份澄清函：“近来各报对于张督办莅青，青岛人士欢迎一节登载均非事实，查张督办七月二十四日到青，全埠绅商以本省长官莅临，二十五日假大饭店晚宴以表示欢迎之意，共花洋一千二百余元，由出席者共同分摊”。

尹德山的信函也是因为“隋石卿与胶东护军使渤海舰队司令毕澄澄(兼任胶东戒严总司令和第八军军长)，利用都

非盐户，乃慎泰股东，慎泰即永裕公司重要股东，与丁敬臣均有关系”。孙毓培的弟弟孙毓坦时任青岛军法警，因为哥哥的行为还给隋会长写信道歉。

诚然，这封由商会发出，张鸣奎、宋雨亭、王殿臣、吕月塘、朱子兴等十余人签名的信函，也有自己的立场，但相对于一些传闻，似乎给了隋石卿较为公正的评价。

那么，是否隋石卿只忙商会的工作呢？并非如此，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大，尤其是他的华昌铁工厂，发展壮大，还迁往内蒙古路建了全新的厂房，改名为立胜铁工厂，由隋石卿的次子任董事长，1935年还荣获实业部嘉奖。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将铁工厂改为丰田铁工厂，迁到水清沟扩建，生产军火。1945年，丰田铁工厂被接收，改为中纺机械厂，后来发展成了青岛纺织机械厂。

在青岛纺织博物馆内，隋石卿与周志俊、陈孟元一起，被视为为纺织业三大巨头代表人物。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王雷先生告诉半岛记者，隋石卿的孙女隋秀荷女士还专门来到博物馆参观，感慨万千地回忆起祖父的经历。

是文登人的乡谊关系交往密切，为商会办了一些好事”，引起了尹德山的不满，才写信质问、谩骂。

除此之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隋石卿还因为一句言论引火上身。据韩同文先生讲述，1925年6月17日，青岛各界联合会在青岛总商会召开会议，讨论对英国和日本经济绝交的问题，隋石卿冷静地分析认为，“与日本断绝经济关系，青岛的工商业承受不了”。结果，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此事一直被认为是隋石卿与日本亲近的证据之一。韩同文先生认为隋石卿是站在商会会长的角度考虑问题的。隋石卿的重孙隋焕新先生也说，“当时群众把中小商户家里存着的日货都给砸了，形成了灭顶之灾，老爷爷维护企业的利益，奉劝大家不要太冲动，是比较理智和现实的，毕竟那些商户没有错”。

隋石卿资助办青岛《晨报》，后来报纸停办被认为是隋石卿告密，对此，隋焕新先生澄清说，“因为主笔胡信之的激进引起军阀的不满，报纸才被迫停办了，老爷爷和胡信之是朋友，何来告密之说？”

他的无奈

压力重重，麻烦缠身

“奉读江电惶骇万分，溯思熙麟辱承谬爱相识有年，处世交友，谅蒙深悉，且熙麟一介商人，何敢涉及范围以外问题，大电所责，纯属误会。熙麟愚陋，绝不出此卖友求荣……孤诣苦心，将来自明。谨先掬血呈明……”(1925年12月9日，隋石卿《关于绝无卖友求荣之举的函》)。

纵观隋石卿的一生，可以用一半辉煌，一半落寞来形容。这种落寞，不是落魄，而是与理想的背离和惶恐。

对于隋石卿来说，伴随会长生涯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在青岛市档案馆，半岛记者看到了几封让隋石卿棘手的信函，比如《关于指责隋石卿结官害群的函》(1925年12月，尹德山)。在这封信件中，当时驻扎在诸城的青岛戒严司令尹德山引经据典，给隋石卿讲道理，细数自己带领部队兄弟们“于市面则多方维持”，而你隋石卿“敛金献媚，结官害群，慕觐参议之英名，削全商埠之脂膏”，还限制尹某的家人出入，仗着自己结交了毕澄澄，“别蓄异图”，“歧视敝部”，“行同